



冰岛上有些神情善良的马,据说这些马由于要保持血统的纯洁,从未离开过这个岛,也没有外面的马来岛上。它们站在荒野上,披头土般地望着某处。那是真正的荒野,干净天真,从未被垦荒开发过。站在那里,感觉自己就像是灰尘。旅游团被允许靠近它们,近距离地观察。在这种距离中,任何善意都有轻微的邪恶,我们到底想看到什么,还不由自主地出手去摸,这些马不动,好像习惯了游客。荒野上只有一条水泥路,那头是雷克雅雅默克,这头是荒野。

一匹马的眼睛,我只能看见它的一只眼睛,这只眼睛藏在它面部的小森林里,有时候朝外面上瞟一眼,它知道自己是一匹马么?公孙龙有白马非马论,它是冰岛上的一匹白马,白中含着灰色。我也知道它是那种普通的马,在我家乡也有,我童年见过的那些马匹使我一眼就

认出它。但是这些马与我家乡的马在细部上很不一样,这种不一样是否像亚洲人与欧洲人的那种不一样?都是人,但我还是看得出来,他们是另一种

马眼

——“暗盒笔记”之一
于坚文\摄

人。个子高,块头大,肥胖。但神气谦卑得就像奴隶,一点也不傲慢。普遍之马只存在于语言中,具体的马是一匹接一匹的,我看到的三匹冰岛马都不同,身上的斑点,白与灰的比例、纯度、分布和眼神都不同。我残忍地将它的眼睛视为一种图案,拍下了这个抽象图案而舍弃了生命之马。这是一只眼睛图案而不是马。摄影可以做到的就是这样,它不顾马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,它正站在荒野上嚼着草根,讨好般地望望我。取景框切除了它的嘴,只摄取它的眼睛。幸好这只是一只宰制的虚



从小就有一个闹钟在身边睡得着的习惯,大概是对迟到有恐惧感的表现吧。闹钟一响,表示“时间到”。它的声响能让人心头一震,叮铃铃,叮铃铃。有些还会越来越急促,好像在警告人们,喂!时间不够了!快!快!!快!!!无法置之不理呢。

用过的闹钟,不多。小学时,枕畔是个好像四方盒子一样老土的红色大字闹钟。校定时间,每天准时叮铃铃。红色大字闹钟一用就是十多年,老实又忠诚,就好像永不休假的老管家一样。

工作之后,一次在宜家购得一白色半透明闹钟。放在公司里的电脑旁,贪它形状可爱。不过心底下想有的一个最经典造型:头顶上两个圆形响铃,底下两只短短脚的银色圆形大闹钟。可惜至今还未实现这小心愿。

一直以为闹钟响铃只有叮铃铃那么沉闷,在小小说里却看到人家用米奇老鼠状的闹钟,响起来时米奇还会弹奏《世界真是小小》。读起来真羡慕死了。转身看自己的那一个,还是老土的“叮铃铃”,可它照旧报时,没有闪失。罢了,那是人家 BoBo 族的生活情趣。

近年来手机普及之后,闹钟的角色越来越被拥有闹钟功能的手机取代了。现在城市人枕畔是小小手机,数十种功能。响铃

闹钟叮铃铃

菲尔

要天天不同也行。既然想要什么声音都可以,又有何珍贵性可言?说到底是个唤人提醒工人的工具,还好有发明家的存在,为闹钟找到新出路——除了发出声响,有些还能散发咖啡味道叫人起床;或是为闹钟创造出各种别出心裁的造型,好让人们买来也当个摆设。

只是在这这么多形形色色的闹钟之间,有时还会想念那个红色大盒子闹铃,想它后来到到底在哪一次的搬家时被遗弃?就好像许多被遗漏的时间一样,想不起来了。

第一次见黄龄,是在一个《一呼百应》的电视节目中。之前,没听过她的名。见她一个短发,颇有五十年代的妇女味,感觉有点土,又一副小孩的模样,抱把大吉他,还怯生生的,感觉有点可怜。心想:干吗也来搞娱乐,这口饭,不是人人能吃的。

那节目给歌手提供一个舞台,要求歌手自报预计听众数,然后,自做宣传。到时,看达没达到预报人数,达到,舞台正式开放,歌手举办个人演唱会,达不到,演唱会取消。

看了几期节目,一般都报四五千、六七千,有超额的,也有不够数的,上下差额都不多。那天,黄龄报的也这类数,但是,她的宣传,做得实在太差。她不是进攻式的、激情澎湃的,而是后退式的,不够自信的。然而,万没想到的是,那晚上到达的人数,却是最多

的,好像一二万。来者争先恐后,极其亢奋,竟把舞台都挤坏了。

因听众太多,舞台出现问题,演唱会不得不临时取消。电视台觉得抱歉,为补听众缺憾,让黄龄在电台的一个房间里唱了一曲。那天,她唱的好像就是那首《HIGH歌》。不,在我,只是疑惑: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去听她唱歌,是真喜欢还是碰巧在家没事干;听了,吃惊了,服了,从心里开始喜欢她了。

《HIGH歌》是一首时髦与难度并存的歌。说时髦,因这歌唱出了一种精神:HIGH精神、娱乐精神,年轻精神,人心中呼之欲出的渴望欢乐、必须欢乐一生欢乐每一天的精神;说难度,这歌真是太难了,编得难,唱得也难。编出一首如此千变万化,神出鬼没、崎岖

怪异的歌,需要才气,极大的才气;唱得一首如此跌宕起伏、千娇百媚、婉转绕梁的歌,需要才气,极大的才气!不得不,黄龄的演绎,充满灵性,让人惊艳。一会呼喊,一会呻吟,一会活泼、调皮,一会撒娇、发嗲,而不管音色、音调如何多变、如何剧变,她都处理得自自然然、顺顺当当、浑然天成,让人听得入耳,让人感到青春,感到活力,感到生命中隐藏的呼唤。

爱上黄龄

黄惟群

黄龄让人想起上海,是因她的歌,她的声,她的型,似和其他地方女人都不同。这里所说,没好坏之分,只是觉得,她的轻,她的巧,她的妖,她的活,她的细与精,这么些特点融合一起的,大概也就只有上海女人。

讲常识很难吗?

江砚

先说个类似笑话的真事儿:海南省东方市环卫局不久前出台一项“新政”,市民进公厕须先换拖鞋。

放在“大历史”的背景下来看,此举无论如何是一种进步。曾几何时,中国城乡的公厕大抵简陋肮脏,虽然国人习以为常,但友邦来宾却大感惊诧。到了今天,绝大多数公厕早已旧貌换新颜。进厕所要换拖鞋,将众人鞋底之污垢拒之门外,既可令公厕长洁,又可免保洁辛劳,多好多。可惜的是,此举一出,广遭非议。因为施政者忘了一个常识,一双拖鞋众人穿,容易传染脚疾。

大胆预测,在媒体和公众的炮轰之下,换鞋如厕“新政”,很快会寿终正寝。那些动用公帑购买的“厕所专用拖鞋”,大概只能一扔之了。

说起来,如厕不换鞋,总还算小事。可是,施政不讲常识,有时还会出现在一些民生大事上。比如“单独”二胎。

放开“单独”二胎,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的,是写入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的,可谓郑重其事。这项改革,广受拥戴。如何实施这项新政,各地自己制定细则。于是,有些地方出台了

那井里的水很浑浊,而且研究下来也不见得全是井壁里溢出的地下水,而是不远处水稻田和下雨时流入井里去的。于是大家对那井水便有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。煮饭烧茶的水宁可远一些大家也还是去小溪中汲取。

臭井

祝子平

然而,进入雨季,连日暴雨,那条小溪竟会变成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。河水的水,都是暴雨冲刷形成的洪水,浑浊已是理所当然,枯枝残叶、腐土畜粪大量混入,已是脏脏不堪了。相比较,井水的污染要好得多,还有一个优点:距离近,因此那个土坑的井边则开始热闹起来。

当时我们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,按军队的建制。那是个雨夜,劳累了一天的我们正在梦里,突然一阵急促的哨声将大家唤醒。照例又是黑灯瞎火地胡乱跑上一圈,回到连队附近时听到人群中有个女生惊恐地惨叫了一声,打断了天,原来那女生由于下天黑看不见路,一脚踩进老乡的粪坑里。当大家七手八脚将她

拉起,浑身已沾满大粪,奇臭无比。赶快洗一下!鬼使神差,黑暗中有人叫道,这里有口井,快来打水洗一下,于是大家将那女生推到井边,没有打水的容器,干脆跳下去。

一夜无话。第二天早上大家才想起昨晚的事,那井里的水当然不能再用了。那口井则被大家叫做“臭井”。于是那井边又冷清了起来。不过随着时日的流逝,人们似乎有些淡忘了,先是伙房里的人偷懒就近用那井水洗

菜,淘米甚至煮饭。大家发觉后抗议,但到底没吃出人命大事,也就不了了之。渐渐地有人从当地老乡处学来秘方,用仙人掌碎放入水中搅拌,果然能起到明矾的作用。浑水变清,大家欣然接受,那井边再次热闹起来,而且这繁荣一直持续好几年,一直到我们回城,基本上那“臭井”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源。

三十多年后,我们重返当年的连队,老职工欢迎我们,拿出珍藏多年自酿的包谷酒,同去的几个老酒鬼喝下来异口同声称赞那酒好喝,味醇,问下来那酿酒用的竟是那口臭井中的水。大家好奇便去到那井边。果然,算来诞生已有四十多年的那口井还在,当然现在已装上了水泥的井栏圈,周边一大圈地上也铺上了水泥,真正地像一口井了。往里看,井壁却还是原来的黄泥,只是岁月使其显得光滑且生长着一层绿油油的绒毛。那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,清冽得没有一丝杂质,果然是一口好井啊!真不能想象这就是当年的那口“臭井”。

口新政。从这个意义上看,符合条件的夫妻生育二胎是利国利民的好事,既然如此,为什么又要出台政策鼓励大家不生二胎呢?

再说寻常人情。既然国家赋予了公民符合条件即可生育二胎的权利,那么,生或不生,是公民自己考量的事。有些夫妇可能今天不想生二胎,或是受条件所限不能生二胎,这也是公民的私事,行政力量没必要介入其间。地方政府又何苦用这点小钱,来“引诱”公民放弃生育指标?为了区区一千元,放弃生育指标。这样的人,即使有,也是极少数极个别。据记者调查,在某大都市,就无人申领这个可笑的“放弃指标”奖。

众所周知,任何一项政策出台,不会是某人一拍脑袋就决定的,有一整套复杂流程,包括开会啊调研啊讨论啊审议啊啥的。可是,为什么仍有进公厕换拖鞋、放弃生育指标有奖这样的政策出台呢?一言以蔽之,不讲常识之故也。

讲常识很难吗?其实不难,多一些开门纳言,少一点闭门造车,就可以了。



世家杂谈

“笔谏”佳话

张玉清

话说大书法家柳公权是唐穆宗朝代的人。在封建帝王之中,穆宗可以说完全是一名昏君,他个人私生活放纵糜烂,沉迷于情色之中,根本不管民众疾苦。

在一日众臣早朝时,穆宗突然心血来潮,装模作样地对柳公权说:“朕近段日子正在苦练书法,却总感到不得要领。爱卿对此颇有造诣,可否作经验之谈?告知朕如何运笔。”

柳公权沉思良久,说:“以小臣的个人体会,用笔在心,心正则笔正,心不正则笔也歪。”听上去柳公权是讲运笔之法,实际上他是一语双关,乃是规劝穆宗端正为官做人品行心术,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明君。

正所谓:横平竖直写字,堂堂正正做人。在墨迹之间,笔画之间,字里行间,汉字书法像是“无声的乐,无言的诗;无图的画,无行的舞”。而汉字方方正正的形体,以其庄重的仪态,严谨的结构,典雅大方的气度,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人格的基本特质。



拉起,浑身已沾满大粪,奇臭无比。赶快洗一下!鬼使神差,黑暗中有人叫道,这里有口井,快来打水洗一下,于是大家将那女生推到井边,没有打水的容器,干脆跳下去。

一夜无话。第二天早上大家才想起昨晚的事,那井里的水当然不能再用了。那口井则被大家叫做“臭井”。于是那井边又冷清了起来。不过随着时日的流逝,人们似乎有些淡忘了,先是伙房里的人偷懒就近用那井水洗

菜,淘米甚至煮饭。大家发觉后抗议,但到底没吃出人命大事,也就不了了之。渐渐地有人从当地老乡处学来秘方,用仙人掌碎放入水中搅拌,果然能起到明矾的作用。浑水变清,大家欣然接受,那井边再次热闹起来,而且这繁荣一直持续好几年,一直到我们回城,基本上那“臭井”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水源。

三十多年后,我们重返当年的连队,老职工欢迎我们,拿出珍藏多年自酿的包谷酒,同去的几个老酒鬼喝下来异口同声称赞那酒好喝,味醇,问下来那酿酒用的竟是那口臭井中的水。大家好奇便去到那井边。果然,算来诞生已有四十多年的那口井还在,当然现在已装上了水泥的井栏圈,周边一大圈地上也铺上了水泥,真正地像一口井了。往里看,井壁却还是原来的黄泥,只是岁月使其显得光滑且生长着一层绿油油的绒毛。那水更是不可同日而语,清冽得没有一丝杂质,果然是一口好井啊!真不能想象这就是当年的那口“臭井”。

歌,近来,却一连见她两次。一次是《中国好声音》的舞台上,一次是《声动亚洲》闭幕式上。

《好声音》舞台上,她受邀和张玮一起唱《HIGH歌》。再次听,还是喜欢,还是觉得好;也为她自己感到安慰,因自己认同的她,得到了他人的认同。《声动亚洲》闭幕式上,高手如林,一个比一个有名,但却感觉,听来听去,听得最舒服的,就是她唱的两首,《HIGH歌》和《痒》。

后来录了很多黄龄的歌:《魔鬼身材》《抬头我大牌》《软绵绵》《Ahiba》《红眼睛》,都很奇特,很新鲜,很好听。此外,顺便说一句,喜欢上她的歌后,再看她人,也觉得越看越好看了。

十日谈

女性风采

活色生香
孔娘子,请看
明日日本栏。

